

皇明湖之恋

□ 方山

在千年古县长子,常有一处风景萦绕在我的心际,常有一段念想撩拨我的情怀。皇明湖,初闻其名,则生起爱恋之意。心念欲往,却几经失约,真是愧对风景,愧对自然之天造地设。

夏深秋浅,云淡天高,秋风细语。我匆匆赶赴皇明湖,为长长的念想约会,为久居尘世的心扉赶赴一场沐浴。

到达皇明湖,已是午饭时分。

一条笔直的街巷小径,牵引着我的视线,走向它的尽头。眼前豁然开朗时,清风拂面,湿润的空气飘荡过来,绕过前面一处漫过头顶的翠竹,一座临湖别墅,顿使我眼前一亮。别墅浅粉色着装,清新雅致,惊羨我的目光。一座农家小院,超尘脱俗,儒雅别致,一衣带水的灵秀,仿佛与纷扰的尘世隔绝一般。别墅冠名“闲云居”,实有清淳淡雅,别开洞天之意。一道农家豆腐,鲜嫩清淡,两碟野菜,素味天然,一道清炖河鲤,即刻渲染出乡居的闲适雅趣。小桌呼朋三两坐,留将一面与闲云。谈笑洋溢着愉悦,相逢浓缩了温馨。浓浓的,却又淡淡的,一段久别的情缘依偎飘逸……

时常有琐事烦扰,也想偷闲出来,拣拾一段风景,充实记忆的行囊,聆听一曲山水的清唱,疗养尘世困顿的心灵。

酒过三巡,一个人溜出来,因为餐馆外数步便是我仰慕已久的皇明湖。早有一览她容颜的念想,更想一个人走走,寻觅一处幽静之所,一个人,面对粼粼湖水,面对静美天地,与孤独为伴,与清澈的湖水相依,想想蓄谋已久

的心思。

湖岸禾穗絮语,湖水微波荡漾。湖面上,几对野鸭驱赶着波浪线,嬉戏追逐。两只黑鹤漫步在湖边水草中,亭亭玉立,面对一湖秋色,或低头觅食,或仰望苍穹寂寥。一条临湖小路,穿行于湖岸庄禾,蜿蜒于湖边林带,竟又平添一番幽静恬适之意趣。一棵卧湖的老杨,垂垂老矣,却永怀春。两只喜鹊于老杨之上,守着一只鹊巢,默默相视,似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,静守流年。湖边小舟自横,树荫下,一老者垂钓,神态自若,悠静淡然,可见当年太公风范,那神态似乎不是为鱼而渔。南迁的紫燕忽而俯冲亲吻湖水,忽而直上云霄,细语轻吟,环湖叙别。天蓝似镜,深邃寥远。远山苍翠,峭拔连亘。近水清澈,水天一色。

我伫立在杨树下,凝视湖面,清澈的湖水仿佛在瞬间濯尽我积满尘垢的心扉,颓废的心绪霎那时宛若湖水一样清澈明亮起来。任时光匆匆,素心平常,眼前这般静好,竟忘了自己身处红尘,忘却了那些烦扰的琐事,恰是独处的美好。

我攀援树身而上,登高三尺,便可极目全景,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皇明湖精致婉约,如小家碧玉灵秀朴实,似窈窕淑女楚楚动人。俯视静静的湖面,秋日的湖水,碧莹莹如珠似玉一般通透灵秀,清澈得似少女情眸流盼。她素淡从容,让江南水乡黯然失色;她清澈灵秀,使偏僻山村岁月静好。

对岸一丛苍翠熙熙攘攘,一壁红土岸崖壁立千仞,一切活物和静物倒

映在湖水中,酷似桂林山水的宁静致远,饱含江南日常的小桥流水。远眺发鸠苍翠莽莽,山峦叠嶂犹如画屏,山蓝得宽旷俊秀,望一眼令人神怡心醉。目触身下的杨树,向湖的一面因为湖水的浸泡冲击,日积月累,失却了固根之本,树身失去了原有的平衡,向湖面仰卧而立,虽仰卧但不失挺拔之气。于是想起《白杨礼赞》,想起它同宗兄弟的伟岸、正直、朴质、严肃。那是一棵树的尊严,也是一个人的精神,一个民族的魂魄。

景区的小王是个好客之人,席间爽谈趣语让我时常想起他那张可爱的孩子脸。水校毕业之后,一直在管理局工作,十余年皇明湖情结,竟没有离去之意。午饭后,小王约了养鱼的老板,借他渔舟让大家环湖游览。听说坐船,大家有些兴奋,个个喜露孩童之色。

渔舟驶离堤岸,身后犁开一道笔直的水痕。舟至湖心,远眺形如女墙的大堤闸门下,一行行垂柳依依,轻歌曼舞,好像一袭绿装的粉黛佳人,颂扬流年金秋,湖光静美。小舟悠然西行,一丛水草茂盛的岛丸之地突显在湖水中央。芦苇丛中,太阳伞下,一对恋人相拥垂钓。同行的朋友纷纷按下快门,把那份绵绵情长定格在镜窗里。那份宁静、那份相知相识的独处,瞬间让人心生妒意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古典爱情的经典诗句猝然跳进我的思绪,让我畅想,更让我自愧于爱情。我没有为他们留影,那恋人垂钓的情影却存留在我记

忆的底片上,成为我心灵旅行的档案。恰似爱情的图腾,让我沉浸其中;宛若一曲爱情的绝唱,填充我一生爱的空白。

一叶扁舟轻漾着水纹,两岸的风景,翠绿了我的记忆,滋润了我的心田。“爱情树!”

一声惊呼,拽去所有人的目光。举目而望,是两棵普通平凡的杨树,一高一矮。高大的浓郁苍翠,低矮的叶落枝枯,每棵树上都嵌了一只喜鹊窝。苍凉绝美之景,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两棵树,青梅竹马,相许终身,天地为媒,皇明湖为鉴。矮杨树豆蔻而衰,高杨树却依然相望相守,演绎了一曲爱情的悲歌。

我沉默思忖,有时候,大自然的神奇造设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,为我们诠释人生的困惑,纾解人生的缺憾,演绎人生的爱恨情长……

皇明湖,与爱相约。我慕名而至,终归不知道她名字的来历。我没有询问过,也没有查阅过关于她名字的来历。我只想任想象的三维幻化着她的澹然静好,立身世外的孤清洒脱。我的意向里,永远站着一位淳朴恬静的村姑,她的质朴灵秀,沉静雅致,永远是我灵魂的皈依。

关于她的来历,我不想知道太多,只想在心中固守那份现世的美好,不想因一点瑕疵褻染美,更不想因一点伤痛触碰美。只愿我的心灵永远栖息于美丽之舟,邀月同行,与湖水静美,与落日余晖和谐相安,去赶赴一次久长的心灵之旅。

秋露

□ 杜丽华

我摘几颗就塞几颗在嘴里。小手一颗一颗把长在酸枣刺吃针上的酸枣捏进手心,连手掌里都攥不住了,干脆一骨碌也全部塞进去。我快速嚼去酸枣皮,舌尖儿灵活、用力地吮吸着所有的酸枣仁上并不多的果肉,我的嘴巴都左鼓右鼓的。酸枣虽不及大枣那样有厚实鲜美的果肉,但酸酸甜甜的味道足以让我惦记了一夏又一秋。

纵使有着三头六臂,酸枣坡的酸枣也根本摘不完。近处的摘完了,忽又冒出一枝来,星星点点的红酸枣在不远处又向我招手……裤子口袋、衣服口袋都装满了酸枣,鼓鼓囊囊的,稍微一弯腰,酸枣就要滚落出来。

露水一日又一日的浸润,酸枣也由翠绿、白绿、一半绿一半红,幻化成红彤彤。酸枣红了一坡又一坡。

吃酸枣的日子,家里的青砖地缝里、院子的边边角角都滚落着我吐掉的酸枣核。外婆是小脚女人,地上的酸枣核总会把翘着小脚走路,不小心踩到酸枣核的外婆闪个趔趄。外婆受到惊吓,额上常会惊出一头细密的汗珠。惊魂未定,外婆一边嗔怪我把酸枣核吐得满地都是,一边大把大把将

大小小、密密匝匝酸枣的酸枣坡、酸枣岸,坡上、岸下会突然聚拢了许多人,大人、孩子的脸上都扬着灿灿的笑脸。我站在酸枣坡上,一边小心地用镰刀拨开长满酸枣吃针的酸枣枝,一边伸手把一个个颜色翠绿但又泛着浅白的酸枣塞进嘴里。

有味了,有味了。一股酸酸的、甜甜的、脆生生的味道从心底升起。多么神奇的一个节气。就在前几天我跟着外婆从田里回家的路上,我忍不住丢一颗在嘴里砸吧砸吧,吃起来木木的、无味甚至青涩的酸枣,一夜间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我从酸枣坡上开出密密的黄色小枣花儿开始,就盼着这有滋有味的一天了。而外婆每次路过酸枣坡时,则不慌不忙,一脸从容。不摘也不尝。白露打枣,秋分卸梨,都有规律可循,哪里是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的。日子本就是有条不紊,不能着急过的。外婆一边走一边说。

一颗酸枣含在嘴里根本不过瘾,

酸枣塞进我的口袋里。

在外婆身边,度过了外婆百般疼爱我的时光。七岁时,我离开外婆回到父母身边,上小学,初中,高中。但适逢学校放秋假,我就像一只久在外受到困倦的鸟雀急急地投入外婆的怀抱,那么温暖、亲切。秋阳里,外婆一边搂着我,一边把攒了好久的酸枣摊在席子上,由我捡着吃。

多年后。一个晚秋。再去酸枣坡。酸枣坡上酸枣枝长得更加旺盛,一坡一坡、一岸一岸。外婆的腿脚早年患有有关节炎,走路困难。见我去看她,执意陪我去摘酸枣。外婆站在岸下,用拐杖把一枝一枝的酸枣枝向下勾住,让我去摘。并告诉我,要担心刺呀,要担心枣蝎子呀。

眼睛迷离处,看到外婆的身子如酸枣枝上干枯的酸枣、酸枣叶一样轻,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吹掉……

想念酸枣,更想念外婆。舌尖上的味道也许就是光阴的味道吧。有时就是这样,怀念一种味道,更是怀念一种光阴,怀念自己被百般疼爱的光阴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)